

000095

烏拉拉鄉生命舞曲

文

泉著



三幕五場話劇

烏拉拉鄉·生命舞曲

文 泉 著

本劇作者保留演出，改編，翻譯，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如欲取得上列權益須徵得作者同意，否則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。通訊處：上海閘北中興路口新華別墅十號。



烏拉拉鄉·生命舞曲（全一冊）

著者 文 泉

出版者 生命出版社

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

印刷者 務本謝記印刷製版所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貳千冊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敬獻給母校

張道藩
余上沅兩先生

——蔣主席訓詞——

力行

美



「上帝呵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……因為你必不
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你必
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
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」

自序

一 苗僑底誘惑

我嚮往着，那詩歌舞蹈的民族！

在叢山裏，在夕霞斜照的溪灘上，那成羣地少女，歌着青春，短裙裸體，點綴着自然，使更生動。那英武地少年，吟着愛情，坦白！直率！原始！可愛！使來自塵露底青年，忘失了這是人間。

夕陽向溪底隱去，舞姿披上了月紗，輕歌向田野射着芬芳地醉意，不斷，不斷……這被祖先遺棄了的生活，還多麼值得子孫的留戀呵！

舊石器，新石器，青銅諸時代後，始漸次完成遠古的歌聲。「詩經」一部，

給我們選存了部份的古籍，留給民俗家，文學家，歷史家無數地遺憾，也留下了無盡地研究價值。

戰前，我曾偶而看了幾本北大彙編的近世歌謠，然而不知怎的引不起我底幻想。戰後流浪後方九省，柏拉圖說：人是羣居的動物；一般社會學家又說：人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，在體質上和心理上具有各別的種族和區域特徵。

因之，人所創造的文化，無論在其內容和外形上，渲染着濃厚地種族色彩和地方風光。

生活的形態就是文化，文化就是人羣的標識。我在這不同的風光中受着不同文化的燻染，我認識了我自己底民族——過去的美地醜地；現在的鋼地柔地。我已經不再屬於那一地區，而成爲真美善底追尋者了。

我追求美，真，新一代底堅強地人生！

像探險家，循着他底目標，向沙漠，向水原，我遠遠地聽到了他們的歌聲，

看到了他們無比地身形。

他們是缺乏文獻可考的落後民族，然而他們却藏着人類的黃金——美麗，勇敢與真誠！

前途是荊棘和叢山，可是一切阻止不了我底癡狂！因為它是我們所缺少的。我捲起了行裝，向誘惑馳騁！

二 與恐怖爲閩

肯犧牲才有收穫，肯冒險才能成功！

我犧牲了那即將擴大演出的中電劇團，參加了那毫無頭緒的電影外景拍攝工作，爲着什麼？爲着可以隨去僑山，發掘那祖先美德的寶藏。

一個八月的中旬，進入廣西僑胞底山叢。山峯如櫛比，溪泓如明鏡。竟如置身五彩電影中。心曠神怡，一切感染，出於經驗之外。

雨：雲壓山腰，溪流如雷，匹鍊飛昇，環山如屏。晴：雲開萬里，山青如翠，野草爭香，人魚同泳。這裏詩人有寫不盡的詩，畫家有繪不盡的畫，歌唱家有嘔不盡的歌謠，攝影鏡頭有攝不盡的景色；可是，什麼也沒有留下，什麼也沒有增減，自然永遠是自然。

這是他們固執，這是我們胆小，一點小的隔膜，時間釀成了洪溝，流着誤會者底血，寫着恐怖與仇恨。

當小雨初斂，晚風送涼的時候。我們這批無聊的朋友，便結伴步到火車站旁的小茶棚中，促膝長談。從山青水秀，談到地傑人靈；店伙們也交換着他們的故事，聊慰游子的寂寞。

我找了好久，才找到一棵樹，彎彎曲曲地很適合戲裏邊用的手杖，我剛剛攀上去，還沒有拿出刀來砍，就聽見對面草叢裏一聲呼吼，一把雪亮的斧頭，在一個魁梧人的手腕上飛舞着，向我奔來；我一看來勢不妙，撒手就跑；剛轉身，

左面右面，都伸出了幾對驚惶而兇悍的眼睛；這下子我再也沒有勇氣尋找山路，再也沒有勇氣站直腰子，一下子就直滾到了山麓……」這是一個管電影道具的同事這樣追述着他底經過。他平時一向有點喜歡吹牛，人們對於他的話都似信非信。

反證在這裏開始了。以後帶給我們很長時期的不安；像晚上恐怖山叢中底猛虎一樣瑟縮。站上的小豬不是只剩了隻腳？站上難民的小孩昨晚又失了踪！方圓不到兩里的車站，會到那兒去了呢！

「他們不允許任何人走進他們的村莊。要是給他們攔着了，你就別想再活了。他們最喜歡的方法是把你脫光了，掛在樹上，一點點地割，割到最後剩一個骨架爲止。」

「他們的團結性最強。牛角一吹，一個連一個，傾刻百里以內的僞子都包圍了來。越圍越近，非把你消滅了不可。有一次，幾個兵帶了鎗硬不聽人勸，到那

邊（指車站對面）山裏頭一個村子去。可是一去，牛角就響了，響了就沒有回來。」

人們想盡了一切娛樂的方法，來隱藏恐懼地心情，可是終因領隊的工作無計劃與天雨，延長了這恐怖的囚期。

這兩三個月真是寂寞而又無聊！誰不這們想。

三 僑山艷遇

這寂寞的兩三月，在我却神聖而有價值。

我全生命浸沉在驚奇和愉快中。（也有苦痛，那祇是庸俗的生活所賜予。）

詩云：「我歌且僑」，漢毛長的注解裏說：「曲合樂曰歌，徒歌曰謠」，現在歌僑兩字並用，所指的就是不用曲譜，隨意哼唱的一種音樂。

這種音樂是原始的天籟，充滿着自然的風趣，且富有充沛地生命力。僑民這

樣生活到現在，也可以從這裏追索到從前。這是他們的文獻，是他們全部的歷史。

隨處洋溢着他們的歌聲，他們也隨處歌唱。在收割，在墾植，在行路，在休息。一切喜怒哀樂，均藉於歌唱。

輕風帶來了她們的聲浪，抱定欲得虎子的人，不得不打算如何深入虎穴，一窺全豹！

在蘆葦叢中，我隱藏着自己，偷視着羣女在摘穗，我錄着他們的譜，我記着他們的詞，我常廢食忘返。我沉醉在她們甜歌的世界裏，不覺足之舞之，手之蹈之，隨聲和唱：「噯！噯！馬郎來，馬郎來！噯！噯！噯！噯！」

她們並沒有給我兇悍的答報，依然自然地嘻笑着歌唱。

這增加了我底癡憨，滌淨了我底恐懼，人非草木，熟不通情！

忽然，一隻巨手壓在我底肩上，一陣顫慄像電樣的通過了我底全身，我驚恐

地轉身，看見一個老者（後來知道他是鐵路上的轍夫）向我微笑。「她們在罵你這個老闖像她們的兒呢！」我輕輕地嚥了口氣，看着他那慈祥而帶嘻笑的語氣，像嚥下了一口蜜糖。

我唱給他聽剛才我們和唱的那隻歌。他又笑了，笑得那麼年青。他說，你怎麼樣呢？我說：我就這麼高聲地跟着她們唱。怪不得她們要罵你了。他們叫你過去玩，你爲什麼不過去呢？哈哈……他重重地在我肩上又拍了下：馬郎！她們喊你是美少年呢？

人非草木，熟能無情，現在不通情理的反而是我！

第二天一清早，心情像晴朗的天空一樣，像山峯後閃射着的聖潔地熹光，甜蜜，開朗！

我一個人，離開車站，循着鳥道，向山叢中獨自走去。滿眼的新奇，像踏着王母娘娘的聖曲，悠悠然往南天門踱去。

長途跋涉！整整走了有四個多鐘點，還沒有看見一座人家，不免從心底裏擦起了一片失望。接着，冒險的精神壓倒了一切，使自己無形中又向前走去。

轉過一面削壁，面臨一條綠帶。即我們每日泳水的打狗河下游。至此，我充分的後悔，為什麼不從我們門口過河？多走了這些冤枉路。此時對面，忽然有兩個七八歲的僞女，聯襟跋水而過，態度極其自然。水深至乳，以致他們解開整個衣裙，裸出了半個身體。（她們的風俗原是不喜穿褲）

我一面驚奇，一面艷羨。那翠綠的水，平如明鏡，跋水而過，一定涼暢而愉快。清水流過裸膝，一定像春風拂過暖頰一樣的溫柔。我脫下了鞋襪，踏入水中，果如我所想像。可是一開步，困難就已開始，那河底下的大卵石，又滑又刺脚，兩三百碼的河面，如此寸步難移的，什麼時候才走的過。

她們站在岸頭，回眸淺笑，我覺得她完全是針刺着我底軟弱。一個堂堂廿餘歲的漢族男子，難道真不如兩個小孩？一帥愧赧，促使着自己邁步前進。

水慢慢地深，流慢慢地急，而河岸亦慢慢地遠；眼看着前面水流如注，重心不穩，進退兩難，真有點叫天不應；而四望小孩，亦已隱入叢山。處此絕援之際，也祇有振一振精神，孤注一擲。拾着一把汗珠，終於爬到了彼岸，此時日影短縮，唇焦腹肌，洗了洗手腳，痛飲了一肚子溪水以後，也祇有繼續前進，翼能找到村舍，一販肌腸。

行行復行行，前面小山嶺上，露出瓦屋兩脊，促使我加速腳步，攀石越級而上。走近屋前，牆徒四壁，空無人煙。再細審草地，知絕跡已久。一種空漠的惶惑，匆匆催我返身，也不暇思測它荒蕪的原因。

登高望遠，山東南林陰深處，不正結滿了金黃的芭蕉，不正說明此處已臨村寨。

環村幾半，不得其門而入。又數武，軀腰越竹林，至一室前。室門大敞，內洋芋累累，堆集半室，此外地上放數碗盆，似是食具，一竹簍，內臥一嬰兒，揚

聲獨啼。盡此而已！亦杳無人跡。至此，不免引起我無限地驚奇——是死了？還是跟站上所傳說的全村死於瘴氣，最後連收屍的人都死在床上，變成了骷髏？！

肌腸鼓勵我偷竊。我轉過了幾幢空屋，向芭蕉林中伸去，突然一隻猛狗迎面奔來，接着一片吠聲，響徹了全個村舍，我祇有東避西閃，抱頭鼠竄，一顆心幾乎跳出了口腔。際此危急之秋，左手黑黝黝地屋洞中，閃出了位白髮老人。面上冷苦冰霜，毫無表情，謹微微舉起手杖，阻止羣狗。並伸杖梯下，引我入屋，（僑屋多離地四五呎而築）

這是人？這是鬼？為什麼碧綠的兩眼毫無表情？為什麼手杖輕輕一舉，羣狗便縮尾而退？那黑屋裏藏了什麼神祕？他又從那裏突然顯現了出來？我好像受了催眠，不自主地隨他所示，走進黑屋，呆呆地坐在一堆乾柴上。

心脈依然不斷地在跳動，理智已不再替我思考，短時期沉在麻木中。對方也依然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，不說一句話。但那兩只痰一樣的眼珠，在黑暗中却一